

德国快讯

2017 年第 13 期 · 总第 685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宪法保护局警告，联邦议院选举可能遭到网络袭击
- 加布里尔与拉夫罗夫就阿萨德问题发生公开争论

经济纵横

- 管理互联网企业，马斯准备制定规则
- 德国经济界希望能减轻其在生态电能分摊费用上的负担

社会万象

- 外国人必须等待很久才能获得工作签证
- 超过 50 万德国人拥有防身武器

热点透析：德国召开 G20 峰会

- 全球化在德国：对汽车业有利，对制鞋业不利
- 非洲与 G20 峰会：穷国在默克尔的方案中没有位置
- 加布里尔担心德国的国际声誉会因 G20 峰会时的骚乱受损

政治动态

宪法保护局警告，联邦议院选举可能遭到网络袭击

《南德意志报》网站7月4日讯 “日益增长的网络袭击是德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联邦内政部长托马斯·德默齐埃在柏林宪法保护局2016年报告发布会上指出。

宪法保护局主席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指出，该机构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仍然来自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德国政府对于左右翼极端势力“对暴力行为的热衷”也感到担忧。

一直以来，德国就是国外情报组织开展间谍行为的主要目标。“网络攻击的日益增长，给德国带来了巨大挑战”，德默齐埃在柏林发布宪法保护局年度报告时指出。

网络攻击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同时，“来自土耳其的非法网络行为”也越来越引起注意。马森在提到土耳其情报机构MIT日益增加的对德活动时指出。

在今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尤其需要注意俄罗斯方面可能进行的谍报侦探行动。德默齐埃提及了俄罗斯对美国 and 法国大选的网络袭击。德国政府认为，俄罗斯届时也会开展类似的手段，以影响德国选举。

马森认为，出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利用网络攻击来支持某个具体候选人的危险很少。相反，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民众对我们自身民主制度运行的信任”。而对投票活动来说，德国受到的损害要比美国等国家少。因为在德国，投票的过程“更加保守”。

按马森所说，除了网络攻击，宪法保卫局正在两个领域上紧张工作。他表示，目前“伊斯兰恐怖主义是最大的挑战”。此外，宪法保卫局也观察到了国内极端主义的增长。

2015年以来，欧洲境内已经出现了29起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其中有5起发生在德国。此外还有很多被阻止或没有成功实施的袭击，马森指出。德默齐埃表示，2016年德国全境的伊斯兰恐怖袭击危险出现了680次，这“前所未有”。这些袭击几乎都是来自于伊斯兰萨拉菲教派，并且要追求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

恐怖军事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发展日益受到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德国受到的危险就少了，而是正好相反”，马森指出。与危险增长一致，“危险举报的次数也明显增长了”。仅去年一年，宪法保卫局就从民众中获得了1100起危险举报。而2013年，这个数字还是103起。2016年，80%的危险举报信息听上去都十分有模有样，以致于必须对其进行排查，马森指出。

同时，宪法保卫局也在密切留意着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情况。德默齐埃特别强调了德国的“非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外国的极端主义”。为宪法保卫局所监控的3万人里，有2.7万人都和土耳其有关系。“德土两国国内事务产生了共鸣。”在诸如库尔德工人党PKK等左翼势力之外，德国还有“相当多的”土耳其右翼极端分子在活动。

德默齐埃指出，德国政府尤其对境内的极右和极左分子“热衷于暴力”的情况感到担忧。宪法保卫局所列的约2.3万德国极右分子中，超过半数的人有暴力倾向。而同样被列为极左分子的2.8万人中，有8500人被宪法保卫局视作是准备实施暴力的人。

宪法保卫局今年的报告中，首次将所谓的“帝国公民”和“自我管理者”列了进来。这些人不承认联邦德国政府的权力。按德默齐埃所指，有1.28万人被列入了上述类别，其中800人是“明显的极右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热衷于玩弄武器”。

而今年汉堡的G20峰会开幕前，宪法保卫局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极左分子身上来。尽管2016年违法和实施暴力的极左分子较少，但总共有2.85万人都参加了极左运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状况。

加布里尔与拉夫罗夫就叙利亚问题发生公开争论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6月28日讯 德国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尔在访俄过程中，与俄国外交部长塞尔吉·拉夫罗夫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展开了言语交锋。当拉夫罗夫将华盛顿有关叙利亚政府“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击”的指责看作纯属猜测之时，加布里尔却认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是“严重的战争罪犯”。本周一晚，白宫言辞激烈地指出叙利亚政府可使用化学武器。这份报告指出，这很可能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也包括无辜的儿童在内。因此，阿萨德及其军队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与加布里尔联合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华盛顿“不应该草率地依据那些绝密而不可告人的情报就妄加猜测”，他指出。

而加布里尔则批评了拉夫罗夫将阿萨德政权视作是“爱好和平的政府”的看法，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阿萨德总统所领导的政府正在以酷刑折磨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加布里尔指出，“我认为，叙利亚军方已对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反政府武装习以为常”。

2017年4月4日，在位于叙利亚城市 Chan Scheichun 的毒气袭击中有 80 多人丧生。西方认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而阿萨德将所有的责任都从自己身上推开，并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当时美国还对叙利亚空军的一个基地进行了导弹袭击，一次进行了回应。

加布里尔将在本周四从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前往莫斯科，这位社民党政治家周三与其俄罗斯同行拉夫罗夫会面后表示。而他并没有透露自己是否会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在他担任外交部长后对俄罗斯的前两次访问中，加布里尔都得到了普京的接见。因此，很可能这次也将会是这样。

加布里尔在四个月内对俄罗斯进行了三次访问。而对于德国在北约中的重要盟国美国和法国，他在1月底上任后仅一共进行了两次访问。他此次访问俄的主题是就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备竞赛问题与俄方进行商谈。

经济纵横

管理互联网企业，马斯打算制定规则

明镜在线7月3日讯 联邦司法部长海科·马斯 (Heiko Maas) 呼吁人们警惕互联网公司的社会影响，并要求为数字世界制定新的反歧视法。他援引已有 10 年之久的全面平等对待法 (AGG)，表示支持在数字世界制定 AGG 法案。马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数字世界里存在的歧视，并支持没有偏见的编程。

马斯将在司法部周一举行的一个内部会议上介绍他的这个计划。据《明镜周刊》所收到的信息，这份讲稿要求“成立专门部门来对计算机算法的工作原理、基础及影响进行监控”。马斯认为，这一任务将由联邦政府专门设立的数字办公室来进行。

计算机算法决定社交网络的内容和用户、搜索引擎能查询到的内容，以及企业给消费者提供哪些服务。马斯指出，算法的透明，“会消除网络歧视行为并确保网络自治权”。

身为社民党政治家的马斯列举了社交网络电脑程序的过滤功能，“如果计算机算法将人类的行为引往某些已预设好的轨道，那么就会极大地限制每个个人的自我决定权和行动自由”。马斯认为，对社会来说，这样的发展“极其危险”。“当有人穿着技术中立客观的大衣，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搜索结果和新闻及消息在网络中的显示时，民主自决的权利就会被牺牲。”

这一计划将会对互联网企业活动制定新的规定，诸如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网

络平台将会受到算法的检查。马斯部长已经审核了有关大型社交网站处理违法帖子的规定。

计算机算法所潜在的歧视性影响目前已经成为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科学研究的焦点。德国政界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去年秋天要求互联网企业公开其算法。然而，像 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的企业尽管也提供了其算法所使用的基本信息，但却将其内在的机理当做企业机密进行隐藏。

德国经济界希望能减轻其在生态电分摊费上的负担

明镜在线 7 月 3 日讯 德国企业对过于高昂的电价十分不满。他们要求迅速降低电价，并有一个更低的生态电能分摊费。德国中小企业所支付的电费是欧盟中最高的，比他们的法国同行要高一倍，德国工商联合会（DIHK）主席史伟哲（Eric Schweitzer）对《商报》表示。该协会认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应对，尤其是电价即将在未来几年中再次明显上涨”。

征收生态电分摊费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据联邦经济部所说，这一费用将近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企业界，另有三分之一来自于每个家庭。其中有些企业享有税收折扣。

为此，德国工商联合会制定了一个方案文件，要求立即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案（EEG），采取措施降低所谓的生态电分摊费。按照《商报》的报道，该方案有以下三个建议：

1. 当前约 70 亿欧元的电税总额应该用于降低可再生能源法案规定的分摊费。这笔分摊费应该从当前的 6.88 欧分每千瓦时降到 4.7 欧分每千瓦时。这样做会明显地给企业界和消费者减轻负担。
2. DIHK 正努力争取使得可再生能源法案所规定的一部分费用转移到一笔基金中去。当分摊费达到某个具体的数值时，电能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该基金来付费。
3. DIHK 的第三个建议是，要研究将生态电分摊费扩大到供热和交通领域。不仅应该存在电能方面的分摊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也应该支付分摊费。

社会万象

外国人必须要等很久才能获得工作签证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7 月 7 日讯 基民盟和基社盟希望对技术工人的移民制定新规：那些想从欧盟以外国家到欧盟工作的人，今后将更加容易获得签证，前提是他们在抵达德国之前就获得了德国企业的工作合同。德国目前对来自塞尔维亚、波黑及其他的西巴尔干国家的劳动力的一条特别规定将成为这一新条款的模板。“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一条列入法律中”，基民盟主席安格拉·默克尔在党内有关竞选方案的推介会上表示。“这会对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劳动力起到很好的作用”，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夫证实。

而如果更仔细地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这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如默克尔和泽霍夫所描述的那样好。因为，它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使得签证申请者 and 与其签约的企业需要为工作签证等待很长的时间。有时，这一等待的过程实在太长，以致于签证申请人从联邦工作署所获得的许可在等待期间内就已经过期了。

正如一项由绿党向外交部提交的询问中所指出的，来自波黑的有关劳动者平均需要为他们的签证面谈等上十个月以上，才能向德国驻萨拉热窝大使馆提交工作签证申请。在塞尔维亚，这一过程较快，贝尔格莱德的劳动者目前等待 8-10 周便能到使馆进行签证面谈。而阿尔巴尼亚人需要在地拉那等待约 12 周才能带上他们的申请材料去德国使馆进行面谈。对于来自科索沃的申请者来说，这一时间是 20 周。《法兰克福汇报》刊登

了外交部给绿党联邦议院议员波特默（Brigitte Pothmer）的回复。

“在德国使馆进行的第一次面谈只能提交签证申请，这特别不能让人接受”，波特默对漫长的等待时间进行了批评。她指出，在此之后，还要花时间等待德国政府来制作签证。“德国用人企业必须等上几个月才能使他们挑选的劳动力来到德国开展工作”，她批评道，“在劳动力紧缺的今天，这会有损德国企业的经济业绩”。

相对于其他有关外国劳动力的规章条款，这条有关西巴尔干地区的规定其实更加简化了申请程序：它并不要求签证申请人必须到那些急需劳动力的行业去工作，也不要申请者具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决定性的，是德国雇主是否希望雇佣申请人。这一条款在 2015 年年底开始得到采用，以使西巴尔干国家的公民不要大规模到德国来申请避难，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很少有成功的机会。

为此，默克尔也解释了她的计划。“这一条款对我们很有利，因为我们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她指出，“这也有利于消除非法移民”。因为它将激励人们，通过获得工作和收入来申请获得德国的居住权。联邦工作署也将事先检查这些工作合同和工资条件是否合法。当联邦工作署发布许可之后，才能够开始申请签证。不过，这一许可的有效时间只有 6 个月。因此，由于德国使馆人手紧缺，申请者很可能在得到机会进行签证申请面谈时，这份许可就已经过期了。

针对西巴尔干条款所进行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缺陷：2016 年，联邦工作署尽管一共为德国企业所聘用的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申请人发放了 6.24 万份工作许可，但同时也拒绝发放了 1.65 万份工作许可。据来自外交部的数据，去年仅有不到 1.9 万份工作签证得以发放，近 5 千份申请被拒绝。

德国外交部认为，驻外使馆应该招募更多的签证官，以使今后这一程序变得更加快捷。而波特默则认为应该加快使馆的工作速度。此外，以往经验清楚表明，对移民法进行的改革将会必然会导致一种评分体系的出现。除了绿党之外，社民党和自民党都认为应该实行这样的方案，即通过申请人的职业技能、年龄和语言能力等标准来决定谁能够前来德国工作，而仅仅得到一份工作并不能立即证明申请人能够留在德国。那些达到了所需分数的申请人，将有一年的时间在德国寻找工作。而如果他们能成功找到工作，那么就能够申请获得一个更长期的工作签证，波特默表示。

超过 50 万德国人拥有仿真武器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7 月 8 日讯 持有小型武器执照，也就是说拥有仿真武器、刺激性武器和信号枪的德国人数量急剧增长。这是由联邦内政部在面对绿党联邦议院议员米哈利奇（Irene Mihalic）的询问时所做出的答复。随后，该新闻由多特蒙德的《鲁尔新闻》报道了出来。按照这条信息，到今年 5 月为止，有 52 万 3923 名德国人就其持有的小型武器进行了合法登记。而该报道指出，在 2016 年 1 月，这一人数还停留在 30 万 949 人。这就意味着，16 个月内，该数字增长了 74%。

米哈利奇认为，这一趋势的上升足以引起担忧，“一些政治人物提出的应对恐怖袭击和威胁的安全政策助推了这一趋势”。专家们指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拥有武器的原因主要在于随处可见的入室抢劫、科隆新年夜的骚乱以及对恐怖袭击的混乱的恐慌。

在德国，成年人可以在不经过检查的情况下购买装有空炮弹和发气筒的手枪。而那些想在室外持有武器的人，从 2003 年开始，需要从政府那里申请小型枪械许可证。

至于这类武器到底是否会给人造成生命危险，则存在争议。在紧急情况下，袭击者可以夺过手枪，并用来对付该枪的拥有者。

据官方数据，目前有 98 万 2029 人拥有至少一种枪械许可证。同时，那些受到枪械持有禁令的人也增加了，从 2016 年 1 月底的 1.7288 万人增长到了 5 月底的 1.9902 万人。

德国召开 G20 峰会

全球化在德国：对汽车业有利，对制鞋业不利

明镜在线 7 月 4 日讯 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德国雇员从对外贸易中受益匪浅。不过，也有一些行业的职工由于全球化而失去了工作，工作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指出。

自由贸易的赢家首先就是汽车产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企业，IAB 研究员道特（Wolfgang Dauth）周二指出。而制鞋和家具产业、小型电子产品制造商以及收音机和电视组件生产商的利益则遭到了损害。

根据这项研究，进出口余额对于德国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尽管汽车领域也有很多是从国外进口，但是德国向国外出口的汽车超过了进口的数量。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在全德的分布并不均匀。例如，制鞋工业的衰退使得整个普法尔茨西南部地区陷入了经济困境。

按照这些研究，德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活动阻止了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单是与东欧和中国的贸易就给德国工业界带来了 30 万个工作，而出口行业的报酬也提升了。

而在其他行业，很多职工由于进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而失去了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暂时失业后，需要转行到服务业去上班。然而这往往不会那么顺利。

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会成为本周在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的主题之一。作为主办国的德国，也会就此机会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回应。而很多 G20 的批评者则将这个国家间的组织视作是敌视本土雇员的全球化的开路者。

非洲与 G20 峰会：穷国在默克尔的方案中没有位置

明镜在线 7 月 5 日讯 非洲大陆是否能够成为 G20 峰会的主题之一，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2014 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国家开始担心埃博拉病毒的全球传播，这种病毒在西非至少使 1.1 万人丧生。对于这场灾难，当时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 G20 峰会还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

那么 2017 年又会怎样呢？由德国联邦总理府发布的今年的 G20 峰会主题声明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东西：与非洲国家携起手来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这句话实际上将意味着，德国将为了非洲繁荣及增长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提出这样的倡议呢？这使人马上再次想到了那些令人不愿再去回顾的场景。去年，欧洲中部和北部国家大范围限制非洲难民入境。同时，每年在地中海，仍然有数以千计的非洲难民由于他们所乘坐的蛇头的小船沉没而淹死。

这些死者使人们开始注意到，非洲大陆拥有着 50 多个国家，而其中只有南非属于 G20 国家之一。同时，成千上万名非洲人由于战争、贫穷和没有机会而想离开这块大陆。自 2015 年的难民危机以来，德国非洲政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限制移民，最好这些人一个都不要来德国。

非洲成为峰会的主题，这也为通常很少被人注意的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 Gerd Mueller（基社盟）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的平台。他提出了“非洲马歇尔计划”，即通过经济增长使非洲繁荣起来，而德国将从中得到双倍的好处：既可以获得投资和生意上的好处，也会有更少的非洲难民坐船前往欧洲。

目前为止，德国投资者对非洲实在太过冷淡。米勒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公布的数据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德国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总额非常少，只占到德国在世界上直接投资的不到 1%。

在 G20 国家中，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很长一段时间，投资总量也很大。它在 2009 年取代了经济大国美国成为了非洲大陆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北京提供了 40 亿美元的贷款修建这个国家自殖民时期以来的第一条新的铁路。在乌干达，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正在将其早已不堪重负的东西向交通要道打造成高速公路。而从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新的铁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例子还有很多。

很多非洲国家元首都热情欢迎中国人前来。其中原因，正如欧洲外交官坦言：从援助条件到政府透明，再到法治国家和人权，这些在全球化理论中被称作善治的东西并不存在于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协定中。

目前，德国政府正在筹划，将其“马歇尔计划”作为“与非洲有约计划（CwA）”的基础，并在 G20 峰会中探讨这个问题。德国计划专门资助一些样板国家，并为其能否获得资助制定条件。

年初在巴登-巴登，这一计划由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与其他 G20 国家的财长确定了下来。6 月，在柏林举行的与非洲国家元首进行的“非洲计划筹备会”会谈中，德国政府第一次做出了提供贷款的承诺。当时一些非洲客人非常热情地要求把米勒的计划由“马歇尔计划”改称为“默克尔计划”。

双方在宣言中提出的目标是：“改善非洲各国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条件，减轻其获得贷款的障碍”。为此，非洲各国应该资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改革财政金融领域。被米勒部长称为“改革冠军”的那些发展稳定、经济强大的非洲国家会从中获利。其中有三个非洲国家：突尼斯、科特迪瓦和加纳已经在 2017 年获得了德国提供 3 亿欧元贷款的承诺。但是这仅仅比 G20 峰会在汉堡召开所花费的费用高出一倍。

其他可能和德国签署协议的非洲国家包括卢旺达、塞内加尔和摩洛哥。不过，德国政府所选择的国家却受到了非洲研究专家的批评。例如，那些最穷、发展最为落后的非洲国家没有被考虑在内。对这些国家来说，德国政府的非洲合作计划显得很不合理，经济学者卡佩尔（Robert Kappel）和赖森（Helmut Reisen）在他们给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写作的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

这两位作者认为，尽管这一方案声称要帮助最穷的国家，但实际上，G20 峰会却实施了一项“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即强调国家更少对经济进行干预、私有化、稳定的财政管理，以及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等。这些缺乏考虑非洲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破败的基础设施以及有目的地支持非洲企业的战略等因素。而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主题，甚至完全没有出现在 G20 的计划中。

即使“与非洲有约计划”可以成为 G20 峰会上有关非洲讨论的主题，其他重要领域也可能通过相关决议或者出现问题。例如非洲南部国家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索马里、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南苏丹，以及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干旱和农田欠收很可能是全校变暖所导致的。这些现象进一步导致了非洲的饥荒和社会动荡。

同时，G20 峰会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全球打击洗黑钱和逃税的斗争，也应该考虑到非洲因素。据非盟的统计，这些年来，非洲大陆由于逃税和资金非法流出损失了 500 亿美元。如果这些为数众多的偷窃行为受到限制，那么非洲就会从中获利匪浅，并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投资。

加布里尔担心德国的国际声誉会因 G20 峰会时的骚乱受损

《时代》周报网站 7 月 9 日讯 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担心，在 G20 峰会召开期间

所发生的骚乱会使得德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受到影响。“德国在世界公众中的形象将会受到汉堡所发生的事件的损害”，他在《星期日图片报》上撰文写到。按照舆论机构埃姆尼德（Emnid）的调查，59%的德国人都持与加布里尔同样的看法，而 36%的人不这样看。

所有以政治目的来为这场疯狂的野蛮行为进行的辩解都是在骗人。这样的借口只是为了掩盖来自欧洲各地的暴徒所犯的暴行”，加布里尔批评道。“参加骚乱者与新纳粹和纵火犯没有什么不同。这场骚乱与所谓的“左翼诉求”毫无关系。”

他认为，要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需要欧盟国家的相互合作。“我们现在需要快速组建一支全欧范围内的缉拿小组，以逮捕这些罪犯。尽管看上去要查明这些犯罪者很困难，但我们应该动用所有的法律手段。民主法治国家现在必须展现出自身的自卫能力。”

加布里尔支持社民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所提出的建议，即为珊泽区受到损失的居民和受伤的警察设立一个援助基金，“被烧毁的汽车、受到破坏的建筑和商店急需这一援助基金的帮助，而不是要等很长时间后才向受到侵犯的汉堡市民支付保险赔偿”。

经济部长吉普里斯认为这次骚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暴力”。“有目的地给周围的人们制造危险，投掷石块、焚烧汽车和洗劫超市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在现场维护治安的警察值得尊敬”，她指出，“很遗憾，这场骚乱抹杀了那些数以万计的和平游行者所做的努力”。

与她的很多同事一样，吉普里斯也认为，今后应该在更加安全的地方举办 G20 峰会。“马丁·舒尔茨有关今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 G20 峰会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前来汉堡参加和平游行的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支持使他的城市成为 G20 峰会的常任举办地。

很多基民盟和自民党政治家认为，在此次骚乱之后，应该更加严厉地对待左翼极端主义。自民党主席林德勒（Christian Lindner）对媒体表示，宪法保护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左翼极端分子的监管。基民盟总书记陶贝尔建议，“应该对柏林的 Rigaer 大街和汉堡的 Rote Flora 等极左势力中心采取措施”。基民盟主席团成员施潘指出，多年来，左翼极端主义的危害被忽视了。“左翼党和部分社民党、绿党党员的眼睛全瞎了。必须停止用公共经费资助极左团体。”

内政部长德默齐埃为警察在骚乱中的行为进行了辩护，“这是一场接近失去控制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目的是任意尽可能地对包括完全未参与的市民在内的人造成巨大伤害。哪怕对此进行了再好的准备，也不可能成功阻止骚乱的发生”。他表示，德国作为法治国家，对此次骚乱并未失去控制。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7 年 7 月 10 日
<http://dg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 弢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j@tongji.edu.cn